

核心提示

田艺苗的家在上海西区。那是一间尚未收拾好的房子，但主人的趣味已经非常明显，家里最多的是书和曲谱，还有一架复古的黑色钢琴。她拿出精美的英式茶具为大家泡茶，她给自己定制的茶包取名“门德尔松”。田艺苗说，她的下半场哨音已响，她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把自己投入波澜壮阔的新媒体江湖，用更加新鲜的方式，让更多的普通人喜欢并走近古典乐。

83岁，似乎是在该在躺椅上回味往事颐养天年。但观众看到的吴彦姝，在《北京遇上西雅图2》《相爱相亲》《流金岁月》中优雅依旧，在《又见奈良》中温暖如初；邻居家少年看到的吴彦姝，在小区的篮球架下不仅投篮，还在指尖玩着花式篮球；朋友每次碰见吴彦姝，她总会带来自己精心插好的鲜花；女儿早上醒来，打开支付宝，看到妈妈吴彦姝又“偷”了自己的能量去种树……心若向暖，时光不老。

这个春天，吴彦姝很忙，奔波在舟山、武汉、汕头的三个片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所以我有一个角色，就是渡江战役中大辫子姑娘颜红英的老年时期。”吴彦姝说。

对于演这样的英雄人物，吴彦姝是有经验的。高中毕业，吴彦姝就考进了山西话剧院，她的第一个话剧角色就是“刘胡兰”，为了演好刘胡兰，她和剧组一起住进了刘胡兰的家乡，和老乡们同吃同住了半年，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听英雄的故事，这些都扎根在吴彦姝的心中。周总理看完她演的刘胡兰，还走到她身边和她拍照，她激动地说不出话，一直流泪。

其实，当年吴彦姝出生在广州，爸爸妈妈并不希望她当演员，爸爸在日本早稻田学的是国际金融，妈妈大学学的是中国文学和家政——那时的家政就是将女孩培养成知书达理又有气质——像是吃饭，不能发出声音，吃完后也不能有剩余的饭；出门要随身携带一块手绢，打喷嚏用手绢捂住口鼻；喝茶的时候，不能露出牙齿……爸爸希望她今后当医生，可是吴彦姝更喜欢美美的奥黛丽·赫本，让裁缝照着赫本的衣服做……19岁的少女梦，总有一场是穿着粉色裙子的旋转。

一个甲子过去了，如今一个剧组召唤，哪怕经山历海去感受生活，或者去剧组玩味另一番人生，“只要我精力可以，会一直拍下去。女儿外孙不反对，我不限制他们，他们也就不会限制我（笑），而且他们对我很放心，因为我完全可以自理，每次拍戏都是一个人坐飞机去片场。”

田艺苗曾经是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女博士，她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的，之后便是留校，还当上了作曲系的副教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好看的田艺苗写得一手好文章，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古典乐的书。早年，作家陈村受邀给文学界的“新人”田艺苗的一本散文集《温柔的战曲》作序：“读田艺苗，看她的文字在齐奏，在solo，在揉弦或拨弦，急板和慢板，在最弱和最强间融入一片不知所终的天地，有在音乐中的感觉，音乐给予人的感觉，音乐可以这样听，还可以这样写。”

2003年，田艺苗从杭州搬到上海，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作曲理论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她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在专业上用功，最大的乐趣是在报纸上写专栏，她的朋友大多是音乐家和作家。这样的生活到了2017年发生了变化。网络视听媒体开始关注到古典音乐的听众市场，他们找到了田艺苗，请她做一档日更的音频讲座。田艺苗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一种传播方式，你可以随手上传声音作品，积累粉丝，创建专属于自己的个人电台。

田艺苗说，音频栏目的制作，让她重新思考之前偏向自我的写作方式，比如她以前习惯用诗化的语言去诠释巴赫的音乐。

很多人好奇地问她，“您平时如何保养自己，才能让自己经久不衰？”她也不知道，反正篮球是一定要打的。“我也就这两个月忙一点，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属于自己的。”吴彦姝说。读书的时候，吴彦姝是学校篮球队的，几十年过去了，她还热爱篮球。

小区里有个篮球架，吴彦姝就在篮球架下，瞄准、投篮……除了准心差点，一切还是从前一样。起初，小区里那些背着沉重书包的孩子路过，还会驻足观看，83岁的老奶奶运球、助跑、三步上篮，“没想到老奶奶篮球这么厉害。”现在，小区里所有人都习惯了，无论是孩子，还是从菜场拎着菜回来的“晚辈”，看到吴彦姝投篮都习以为常，打个招呼“吴奶奶，又在玩篮球呀！”

跟着手机，她不仅学花式篮球，还会铺上瑜伽垫，跟着练瑜伽。“高难度的动作就算了，都是一些简单的动作，毕竟80多岁一个人在家……哈哈！”还有平板撑，也是吴彦姝平时锻炼的项目之一，坚持运动让她无论在生活中还是片场，从来都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让岁月望尘莫及的，绝不是吴彦姝的篮球技术，而是她一颗与时俱进的心。

不用拍戏的时间里，吴彦姝会买一张电影票，坐在角落里，悄悄地观察大家对她的戏的反应，或者看看网上的影评，积极地给大家反馈。或者刷刷抖音，看看大家对她的评价。有时候在网上，也会遇到一些偏激的观众，比如《流金岁月》播出期间，因为角色的关系，观众迁怒于她，有人甚

田艺苗：
在空中，在书里，与你相遇

而音频栏目的口语化特性，要求她得更简洁有效地向各行各业的粉丝评述音乐。

田艺苗开设的第一个线上讲座叫《古典音乐很难吗》。因为是日播栏目，每一期只有10分钟，除了周末，田艺苗每天都要花费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了解当日讲座的背景知识。田艺苗买了一个专业设备，空闲时在家录制音频。田艺苗说，刚开始做音频，压力还是很大的。制作方对她的要求是：听众愿意付费听讲座，就不能只用音乐给人减压，要有干货。

古典音乐通常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田艺苗一直想纠正这种误读。当田艺苗各个新媒体平台开设音乐讲座的同时，适时地提出了“穿T恤听古典音乐”的态度。这也是田艺苗对待艺术的态度：不要正襟危坐，也无需附庸风雅，艺术本身就是为了质疑一切规则与繁文缛节而生。在饭局上的一句“穿T恤听古典音乐”，经过各大新媒体的推波助澜，竟然获得了古典音乐圈内圈外极大的响应。谭盾、韩红、李健、易中天等还特意撰文推崇这种聆听方式。田艺苗以此为标题录制的栏目更是吸引了数百万粉丝的讨论和热爱。

在古典乐乐评和艺术普及的道路上走了那么多年，田艺苗对自己的使命越来越

清晰：要让更多的普通人喜欢并走近古典乐。这就是田艺苗下决心走出舒适圈，投身下半场比赛的原因和意义所在。

田艺苗说，童年时，她坐在钢琴前手足无措，钢琴老师对她说，想象在你面前的琴键是一个小池塘，而你的手指头是一块小石头，咚一声，小石头掉入水中，溅起美妙的水声。于是田艺苗每天在家里练习丢石头，好玩极了。于是弹琴的动作也放松了，自然了，还带着水声的美感。后来田艺苗成了田老师，学生要去参加钢琴比赛，可是有些快板段落怎么都弹不顺，长长的琶音跑不起来。田艺苗教她，弹琴和生活一样，有时候需要放开搏一记，你会看见青春最美的样子。

田艺苗喜欢看日落，在音乐学院念书的时候，整个暑假都待在17楼的琴房，傍晚时候，便趴在窗边看天色。这是田艺苗一天里最轻松的时刻，心无挂碍。有时候，暮色四合，云图汹涌；有时候，斜阳返照，在玻璃幕墙上折射出一坨刺眼的金色火焰；有时候落日辉煌，紫红色天幕久久不散。城市中也有壮丽的黄昏，值得最美好的音乐去赞颂。田艺苗把自己的“直播音乐会”命名为“落日音乐会”。

据《新民晚报》 沈琦华/文

吴彦姝：
心向暖，花不败

至在评论区骂她，吴彦姝看到后回复说：“奶奶看到你的关注，我很开心，你是一个正直的孩子，所以你这么爱憎分明，我能够理解。”对方立刻给吴彦姝道歉，说自己太入戏了，希望奶奶原谅，后来两人还成了互动频繁的网友，吴彦姝一有新作，他都是“忠粉”。

每天早上，吴彦姝都会打开手机，定时定量地收取好朋友们的“能量”，把这些“能量”聚在一起支持植树造林，这群好友中，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女儿。吴彦姝的女儿，她和妈妈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洋娃娃。去年六一节，吴彦姝发了一条微博，晒了她最喜欢的洋娃娃，配上一段文字，“童心不泯，纯真如初，愿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六一儿童节快乐！”83岁的儿童节，依然有糖果和洋娃娃相伴，幸福灿烂！至于容貌上的衰老，吴彦姝说：“皱纹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还想学英语。”吴彦姝说，“起码出国拍戏交流方便点。”

空闲的日子里，吴彦姝就学插花，只要不拍戏，她在家，一年四季，花开不败，让朋友们羡慕又喜欢。“北京特别大，我要叫快递送给他们，显得我不够诚心，但让我跑一趟，也真的跑不动。”所以每次朋友们和吴彦姝聚会，就是收获鲜花的节日。

一个人逛淘宝，刷抖音，玩微信，随手叫个网约车，吴彦姝甚至还能独自揣本护照出国拍戏，“就像《又见奈良》我的戏份杀青之后，我就去了趟东京，找了张旅行图，请了个司机带我去富士山玩！”

据《新民晚报》 吴翔/文

纪实

“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和”是生命活动的最佳状态，“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阴阳乖戾，疾病乃起”（《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王晞星倡导“和法”辨治疾病有年，所谓疑难痼疾，唯“和”能调，正如清人周学海在《读医随笔·卷四·证治类》所言：“窃思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气之极杂者也。寒者、热者、燥者、湿者，结于一处而不得通，则宜开其结而解之。升者、降者、敛者、散者，积于一偏而不相洽，则宜平其积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热并用，燥湿并用，升降敛散并用，非杂乱而无法也，正法之至妙也。”

2月13日上午9点，冯立志、冀孝如携省级中医专家组到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为全省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进行现场会诊。王晞星、李廷荃、刘光珍、李双全等悉数到场，同时参与会诊的还有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泽、市中医管理科主任赵伟、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董永康等。范梦柏介绍了危重症患者情况，专家们一起查看了患者舌苔及相关检查、化验结果等，并为6位危重症患者逐一开具了中药处方，其中4人70岁以上。当然，主导者是王晞星、李廷荃师徒。会诊结束，冯立志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让中医药早期介入，贯穿新冠肺炎发生的各阶段，用到每位患者身上。要因人施治，一人一

■ 山西教育出版社

51
赵树义
著



《经络山河》节选

方。要中西医结合，相互促进，建立长期会诊机制，不定期沟通。

下午3点，省中医院将熬制好的汤剂送到6位危重症患者的手中。

2月14日上午9点，吴伟组织专家组全体成员，在市第四人民医院会诊危重症患者。中西医大腕云集，会诊直入主题。

连载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1
毕星星
著



《河槽人家》节选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咋了，我做对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这个事情好吗？这个事情不好吗？我完全糊里糊涂。但我知道一点，翠翠长成小姑娘了，我也是中学生了，村里笑话我们，认为这么着不正经。

根本不容一个学生娃娃多想，不久我就听说，翠翠要嫁人了。

她也就十五六岁，肯定不到现在法定的结婚年龄，可是在村里，只要人家愿意，谁管这么多事呢。他们不管翠翠愿意不愿意，她的亲事，还是家里做主。

翠翠是她父母抱养的闺女。她的生身父母就在邻村赵家卓，她有一个高大英俊的哥哥，常来看她。这个亲事，就是父母亲做主，哥哥介绍，翠翠许给的男人，在太原一家煤矿。

在我看来，翠翠新婚那几年，是她这辈子日子最舒心的好时光。男人比她大好多，知道疼她。他有一份工资收入，一年几次接她去太原，比翠翠在农业社下苦力日子好多了。翠翠很开心，出来进去地换着穿那几件花衣裳，脸上的笑就绽开

来。见了我，不说她嫁人的事，不过我能看出来，她心里藏着一份喜悦。

男人先在太原，后来又回到阳泉，翠翠跟着去转过。翠翠喜欢游逛，生产队编排了她的段子，套用了《老两口学毛选》的曲调来取笑她：

俺队的翠翠女干活有点懒，刚从太原回来又想上阳泉。

翠翠也曾经去过那个遥远的婆家，河北灵寿县，在那住过一阵。回来她说，好爷哩，那是个啥地方呀，没粮，一顿饭，吃倭瓜就一锅倭瓜，吃茄子就一锅茄子，哪能叫饭。不过这个好日子没有持续几年。翠翠跑到外地，经常一个月余没有音信。那时不像现在通信方便，子俊夫妇好像闺女丢了一般。

随笔